文致

[明]刘士麟 选编

岳麓书社

文致

[明]刘士鏻 选编

蔡镇楚 校点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饶　毅
封面设计　胡　颖

文　致

〔明〕刘士鹏　选编
蔡镇楚　校点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10,000　印数:1-3,000
ISBN 7—80520—805—0
I·415　定价: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武穆取金人于郾城又敗元朮于朱仙鎮謂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輩看十二金字牌語班師

除持二字是逆案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蔡相國書

屠隆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今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空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授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今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讎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而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滂亡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有年耳惟相國念之且相國壽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憔於中原乎穹廬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

武穆奏議注釋曰十年三功所于一旦見遽遁道注曰非常勳出盡運籌以遲官軍今相公天我輩無嗟類矣

高宗謂何鑄曰卿見金主當告之曰德祀在上曰一老人在本国則係國重輕面於矣又好談

前言

《文致》，一部难得的明人不传秘笈，今在韩国发现。

一九九六年仲夏，我应韩国国立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的邀请，赴韩国出席「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不意中发现一部明代汉文手抄本秘笈，书名《文致》。赵先生说：「这是姜铨燮教授的珍藏本。」

（一）

《文致》一书，中国大陆至今未传。据赵钟业、姜铨燮二教授说，台北一家图书馆尚存一部抄本，书名《古今文致》，题下署「岁辛未阳月下浣毕眷者」。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人李相殷著录于《古书目录》（保景文化社刊印）之中，题下注「明茅鹿门、钱谦益等著」。其实不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集部早已著录。其「总集类存目」三云：

文致 无卷数 内府藏本

明刘士鑄编。士鑄，杭州人。崇祯辛未进士。是集辑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通为一书，不分卷数，但别为十有七门，诠次颇伤芜杂，无所取裁。

韩人李相殷《古书目录》所著录的台北藏本，是否明、清内府藏本？韩人姜铨燮藏钞本，是否亦内府藏本？均待考证。

今观姜铨燮藏钞本，每以乌丝栏表纸抄录成册，扉页偏右「文致」二字以楷书书之，右上顶格标明「中华古文致选目录」，而第二页正文之前又标为「古今

文致选」。其书名之异，盖为传抄之故也。全书为手抄本，字体端庄工丽，先原文，后录古今评论之语，以「某氏曰」出之。书眉有眉批，蝇头小楷，比正文抄本字体更佳，未知何人所批。由此可见，是书流传甚稀，弥足珍贵。

文致者，中华古文之极致也。编者以「文致」名书，意在标榜其文选之精，取其「极致」、「致密」之意。

如其抄者所言，系一「古今文致选」，或曰「中华古文致选」。作为一部古文选集，编者辑录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而通为一书。是编所辑历代六十余位作家凡八十余篇文章，起自卓文君，而迄于白玉蟾。排列大致以时代为序，由汉魏六朝而及于明代。为其内容分门别类所致，其中亦有打破时代界限者，如唐代插有南朝何逊与明代李贽，宋代亦夹入南朝（梁）袁昂与明人林俊、曾鹤龄之辈，而以宋人白玉蟾置于明人之后，以为编尾。此种编排体例，似欠严谨，以致受到《四库》馆臣的批评，有所谓「诠次颇伤芜杂，无所取裁」云云。其实，既以内容分门，自然不一定以时代为序。

（二）

《文致》一集，以小品为尚，体裁多涉题序跋记、书传铭赞、疏论评说、碑碣辨对之属。《四库总目》称其「别为十有七门」，足见其内容之富，义蕴之纷。通览全集之文，其编辑旨趣与选文标准，则深深打上晚明时代的社会风尚和文人心态的印记。

（一）重儿女之情，写美人之思。《文致》以卓文君《与相如书》及司马相如《相如报书》开篇，张扬卓氏「白头吟」与司马「感白头」而夫妇恩爱如初之事，选编了历代不少情书、艳品之作，写闺怨，述离情，吐真心，如慕如怨，如泣如诉，款款动人。武则天《苏氏织锦回文记》，有感于织锦回文而发，称之为「近代闺怨之宗旨」。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尺幅之中，数十余言，而婉恋之情，凄恻之思，不减《洛神赋》与《高唐赋》；而《答微之书》更是缠绵婉转，如夜阑秉烛，切切私语，儿女之情，凄惋欲绝，被袁宏道比之为王实甫《西厢记》之

疏。步非烟是晚唐咸通功曹参军武令之业妾，容止端丽，若不胜衣，善秦声，好文笔，工击瓯，韵与丝竹合。她的《答赵象书》是典型的情书，向情人倾吐自己的婚姻悲剧与爱慕之心。臧懋循与杨慎评说此文时，既述步非烟身世遭遇和惨死于鞭楚的悲苦命运，又赞赏此文写出真情。其他如曹丕《答繁钦书》、庾信《行雨山铭》、徐陵《后堂望美人山铭》、袁宏道《六桥桃花》、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主书》与《花品》之类，均属艳品之作，具有浓厚的脂粉气。还有王昭君《报元帝书》、李商隐《奠小侄女寄寄文》等，字里行间，真情洋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由此可见，重女音，作女声，写女心，抒写儿女之情、夫妻之怨、美人之思，乃是《文致》编者情感指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文致》区别于其他散文选集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重山林之趣，祈复归自然之愿。历代文人墨客，或仕途失意，看破红尘；或避于世乱，遁隐山林，寄情山水，皈依佛门；或于政事之暇，登高临远，寻幽探胜，游历名山古刹，抒写山林隐逸之趣，祈复归自然之愿，寄世外桃源之

志。于是山林闲适小品随之兴盛，蔚为大观。《文致》所收，上至陶渊明《桃花源记》，下迄喻汝砺《游漱玉崖记》，多系情趣、理智、意味黯然之作，与一般摹山拟水的游记不同。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编者旨在「读其书，想见其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而辑录；白居易《游大林寺序》，是在于其结语「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有千钧之力；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写景如画」，宛如「一幅辋川图」；释如晓《纪住尸居林》，即寄闲散之趣；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清激隽快，读之心魂若刷；刘峻《山栖记》极写山林之乐，以为山栖者「不求于世，不迁万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警」，故「予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桑悦《独坐轩记》，有如佛门、道学中语，字里行间却有疏淡之趣；喻汝砺《游漱玉崖记》写阆中山川之奇，认为「富贵之士不能放意于江山松竹之乐，而山川怪奇，烟云竹石，诗酒风月，惟遗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更有甚于前人散文小品文选者，是王世贞《海游语》一文，状写海游所见的奇异景象，抒发鲁仲连被发蹈海之幽思，遂将古人寄情于山

林的视野和足迹，拓展到浩瀚、神秘的大海，较之曹操［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则更有身临其境之感，可与东坡《赤壁》二赋媲美。

（三）重人生之思，抒愤世不平之气。《文致》的编选，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内容，使怀才不遇、愤世不平这个传统主题在小品文家族中得到了尽情的升华。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怪松图赞》，虞淳熙《解脱题辞》，李贽《反骚》、《书司马相如传后》，刘蜕《梓州兜率寺文冢铭》，骆宾王《应诘》等文，各自从不同角度感叹人才之不遇，指斥世俗妒才之可悲，写愤世之怀，抒不平之气。特别是陆龟蒙《怪松图赞》，因松及人，因怪及正，因小见大，因人见己，呼吁整个社会要尊重人才、珍惜人才。他指出：

> 天下之赋才之盛者，蚤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进其道，摧挤势夺，卒不胜其扼，号呼「呶拏」。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文彩，天下指之为怪民。呜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人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始不幸而终幸者耶？

此等历世之言，乃是愤激之辞，不平之鸣！面对浑浊的世俗社会，李白「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而不可得（《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书李贺小传后》），而刘蜕更以文为冢，「他年游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吊三招之，号曰：『在几阁而来归兮，视不汝丑；在口吻而来归兮，誉不汝久。』」（《梓州兜率寺文冢铭》）才之悲，文之悲，哀矣壮矣！而佚名《曲城说》之曲尽人情物理，虞淳熙《解脱题辞》之喻人生百态，陈继儒《书姚平仲小传后》之论生老病死，白玉蟾《慵庵铭》之写以「慵」为宗的人生态度，陶潜《自祭文》之抒「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生命喟叹，以及曹植《释愁文》之于艰难时世与悲苦人生的自我解脱，等等，都说明《文致》编者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与一般山水小品之辑者的审美情趣不同。

（四）重历史之鉴，发家国兴亡之叹。明末世祚，蒿目时艰，朱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编者感于时事，以史为鉴，借古论今，抒家国天下之思。故选本中有李靖《献西岳大王疏》之类轩昂豪举之作，被王阳明称誉为「唐文之雄」者；屠隆《拟岳武穆从军中遗奏相国书》，虽为代拟之笔，而民族英雄岳飞的忠肝义胆和秦桧这一千古罪人的丑恶形象，都一一跃然纸上，而编选者呼唤民族英烈的崇拜之情，则已溢于言表。唐寅《莲花似六郎》，以艳笔写历史，以藻思绮笔，描写武后与张昌宗的浓情娱意，灿烂娇艳，令人恍入莲花浦中，笔趣如天女散花，笔机如流水落花，笔绮如洛阳园万花毕集，笔转如九曲径奇葩间出，而文章的主旨在于以史为鉴。唐寅在文中指出：「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妇，高宗纳其父之妾。闺门无礼，内外化之。」作者认为，唐王朝女色之祸，殃及社稷江山，而其祸根，则培植于高祖、太宗，滋长于武氏，复萌于韦氏和杨氏。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晚明时代，朱明王朝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女色误国之祸，殃及朝廷。《文致》编者选录唐文，其

讽谕之意，不言自明。而陆龟蒙《野庙碑》，极写野庙修碑立像之悲，尤有警世、鉴世意义。故明人李晴原评曰：

> 方今辽贵告警，军卒之饷，而僧尼指疏修庵塑像者纷纷；士民每急于此而缓于彼，亦愚矣哉！至于贪酷者乘征饷以过取，是其流祸，不如土木之神多矣。又至身膺国命，临难窜身者，神其有灵，当亦鉴之。谓庙碑无益乎？

李晴原的评论，深刻揭示了《文致》编者选文编目的现实针对性，说明《文致》的审美情趣并非囿于那些尚女色的「艳品」与重山林的「逸品」，其情感指向还在于现实社会与政治时事的审美观照，完全不同于那些仅供茶余饭后消遣谈资的闲情小品与沉湎女色的猥亵庸俗之作。

（三）

「小品」之名，盖源于佛家语，指佛经的简本、略本。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云：「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在中国，作为一种文体，小品文滥觞于先秦时代，然而文学小品直至晚明时期才得以崛起。陈继儒有《晚香堂小品》，陈仁锡有《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有《文饭小品》；小品文选，亦有王圣俞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陆云龙编《十六名家小品》，等等，这是以「小品」名集者，还有郑元勋编的《媚幽阁文娱》、刘士鏻编的《文致》、蒋如奇编的《明文致》等，虽无小品之名，实为小品文集者。可以说，刘士鏻编辑成书的《文致》，正是在明代小品文兴盛、晚明小品文集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之下出现的，是明代小品文创作繁荣发展的产物。

刘士鏻，字越石，杭州人，明崇祯辛未（一六三一）进士，据《明清进士题

名碑录索引》，系第三甲二七九名之列。陆云龙，字雨侯，钱塘人，与刘士鳞同时而又同乡，所辑《十六名家小品》，又题名为《皇明十六家小品》，凡三十二卷，评选屠隆等十六家明人小品文，是断代文选；而《文致》是历代文选，自汉魏六朝而及于明人小品文，凡五十余家，八十余篇。论编辑规模、体制与宗旨，《文致》非《十六名家小品》可比；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以文为娱」，华淑《闲情小品》「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受《文致》影响而由蒋如奇、李鼎编选的《明文致》，即为「案头自娱」之物（李鼎《明文致序》），与刘士鳞《文致》同体而异趣。

比较而论，刘士鳞《文致》的选文旨趣，虽然受到明末时风与文风影响，但其审美趣味是高雅健康的。重儿女之情，选文多为「好色而不淫」者；重山水之趣，选文多系「怡情适性」「气色生动」者；写社会人生，选文多为「怨诽而不乱」者；抒家国天下之思，选文多系「借古讽今」「可资借鉴」者。这是吴越才子的特有气质和淡雅灵秀的审美情趣所决定的。因此，《文致》的文学价值和审

美情调，要比其同时代的小品文选《十六名家小品》、《媚幽阁文娱》、《闲情小品》以及其后出现的《明文致》、清人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等同类选本高雅得多。以其久逸未刊，仅为抄本，故影响不大，流布未广，学界学人，多不知其庐山真面目。清光绪末年曾有人将其增补编辑而为一新选本刊印出版，流传亦稀，而刘氏《文致》原本已面目全非矣！此次校点刊行，以韩国大田实业大学校姜铨燮教授家藏手抄本（复印件）为底本，将这部三四百年以来未名于世的明人秘笈，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无疑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

（四）

刘士鏻《文致》是一部难得的历代散文小品选集。其校点刊行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所论文本所体现的选本价值，而且还在于它所具有的文献校勘、古文评点鉴赏和审美语言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文献价值。古文校勘，在于去伪存真。《文致》选录的散文小品，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